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习近平与奥巴马新政下的中美关系

一年后的回顾与展望

清华大学 · 北京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孟波：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叫做孟波，我是政策中心的副主任，也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首先请允许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这个论坛的现场。大家都知道 2012 年是非常重要的，对全世界来讲也是如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完成了他们领导层的更换，其中包括中国和美国。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场合下，也及就这两个强国讨论了习近平与奥巴马执政下的中美关系这个话题。这是杰佛里 · 贝德博士，来自于布鲁金斯学会，他今天来到了这里，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很多真知灼见。

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地邀请到了杰佛里 · 贝德博士再次来到了我们现场，给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年当中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就是说新政府下关系的发展，进一步探讨一下两国关系的挑战和机会。包括国内、国际和双边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陶然博士，大家欢迎一下陶然博士。陶然博士是我们中心新任的执行主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那么，陶然教授会给大家主持互动的环节，下面我们将话筒交给杰佛里 · 贝德博士。

杰佛里·贝德：谢谢孟女士。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不会讲四十分钟的，我肯定不会讲那么长时间。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也就听困了。我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互动环节。这样的话就不会听到我的声音，我们更想听到大家的声音。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我们清华的公共管理学院，在一年之后，我们自从2006年，是吧，一直开始就经常到清华来讲话，来讲学，我们也主办了很多很好的重要的类似的活动。这样的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也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学界，大学之间很好的合作的典范。

这对两国之间的学界和关系的交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谈到中美关系的话题，首先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背景。我经常在讲话当中谈到中美关系，我经常跟大家解释我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首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每天的关系都在变化中。习近平主席醒来的时候，可能奥巴马总统还没有醒。我们两个国家的关注点现在都集中在各自国内的挑战方面，这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现在两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现在很多问题是应该处理起来了，但是很多问题确实处理起来是很困难的，在美国，比如说我们的经济表现已经疲软了五年了。那么现在的话失业率差不多在7.3%，GDP年增长率不到3%，那么不公平的现象在不断的加剧，同时对于中层阶级机会的停滞也是深有感触的。另外在美国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也非常关心政治系统的不作为，和它功能上的缺失。同时以及整个这个系统是不是有能力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现在大家知道的美国的公共部门已经停摆了，同时美国的债务危机的问题，债务上限的问题，可能都是这种极化的问题，甚至是瘫痪问题的表象，去年是一些评级的机构，降低了美国的相关信用评级。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的表现，比如说奥巴马总统取消了这个月对亚洲的访问，奥巴马没有访问亚洲，可能给世界和本地区带来了一些可能不太那么好的信号。那就是说美国是不是有能力能够保持它充分亚洲的策略。说了这么多，我们不想夸大问题的困难度和复杂度，美国的经济还正在稳步当中。美国的创新仍然在推动技术的不断发展。比如说我们在石油、页岩气上面的开采，以及先进技术的开发就是很好的例子。

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非常快。在刚才的时候，我其实还在关注美国国会相关的讨论，那么，实际上我本人十分有信心，美国债务出现这样的一个拖欠的状况是肯定不会再出现的。在中国我相信大家肯定比我更了解中国。

我今天来到这里，实际上是说我们存在像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等等的问题。中国旧有的模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是还有很多像贪腐、国土投资、消费不足、法治不足的问题等等。中国在国内面临的很大的挑战，使得很多的分析家认为领导层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国内的一个问题上。可能在外上希望能够保持更加稳定的环境，像邓小平先生几十年前所表明的那个样子。但是也有一些人，实际上我不是非常同意这些人的说法。他们觉得中国在国内遇到的问题可能会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更富有这样的强硬性，我是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的。

我们媒体和分析专家，一般来讲的情况下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就是冲突的感觉。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描述和景象是比较偏颇的，是不全面的。我们的关系实际上是有非常高度的互相依赖性和非常积极的互动的，比如说我们之间的双向贸易间在去年达到了 5350 亿美元，整个美国的投资在中国差不多在六百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增长也是非常快，差不多六十亿美元，有两百万的中国人估计会在 2015 年到美国访问，每一年实际上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人从美国来到中国参观、访问、学习。所以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这样的才是主流。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如果大家担心我们持有的美国各种有价证券会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实际上给美国带来的危险和问题会更大，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之间人员的交流也会不断的加强，大部分的美国大学都与中国相应的学会或者是大学都有合作的关系和项目。比如说我们布鲁金斯清华中心这样的智库，这就是很好的例子。差不多 20 万的中国学生去年到了美国的大学学习，美国的学生在中国也是差不多超过了一万五千，目前还在增长当中，所有的成果和良好的互动，都是随着我们的交流加深，合作的加深，互相依赖的加深和更加了解的加深所带来的。有很多的分析者和媒体在所有地方都会看到我们冲突的种子。实际上我们两国人民正在不断地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

那么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和这种对于到处都是冲突的预测，恰恰是形成了相反的状态。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地加强，除了机遇的方向是双向的，我们要很好的理解国际问题，理解能够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需要理解我们有分歧以及共同点的国际问题才能更好的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把它分成四个领域，一个是全球问题，亚太问题，全球热点问题还有双边问题，我希望我能有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并且有时间回答，我希望我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谈一些问题，首先谈一些国际问题。

所谓国际问题，我是指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所有的各个国家全人类都担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来讲是不可能由一个国家来解决的，比如说像大国武器的扩散，能源的安全，恐怖主义犯罪等等的国际性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有关的国际的标准和多边的组织参与，中国并没有参与很多的国际标准的制定，因为当时中国还处在孤立的阶段当中。那么中国对于稳定这些国际的标准和国际的做法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奥巴马总统曾经指出，如果说中国能够遵从这些国际上的惯例，那么相信在这些国际上的惯例，国际上的框架应该有进一步的得到保持，并且引领他的进展。

很多的中国思想家都已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那么就是说中国会从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当中获利的，像有人曾经说过在中国经济当中，积极的参与到国际秩序当中，应该会更好的保护国内的增长。当然，中国并不是要破坏这些国际秩序，那么，是要进一步的最大化的使这些国际秩序能够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能够带来更大的益处。亚太地区的问题应该也是出现最大的摩擦的来源。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比如说像钓鱼岛的问题和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都是最重要的问题。

令人高兴的是可能在之前，在传统意义上来说可能经常引起紧张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了非常妥善的解决。那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很多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国正在崛起，那么当中国崛起的同时，我相信很多国家可能会表现出一些焦虑的情绪，这也就实际上成为每一个问题所出现的。当然每一个问题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不仅仅是国家主义高涨出现的地方，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很多国家在国际环境下都出现了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这样的话就使得合作起来变得更加困难，对

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就是要理解美国并没有制造，同时也并没有怂恿紧张局势和紧张问题的出现。我们作为美国来讲最不想出现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制造冲突的升级，风险的升级，第三个领域是全世界的热点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加强合作，在过去我们和中国联合对抗了苏联的影响，这使中美在 70 年代出现和解的基础。当然，苏联早就不存在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合作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我们不能够独自终止叙利亚所出现的内乱，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也许要主要国家携手做到这一点，我们目前没有进行这样的合作，结果出现了在中东地区派别之间的激化，还有主要的犯罪分子都集中在了叙利亚，这和我们的利益是违背的，不管是对于美国还是中国而言。

另外，对于朝鲜，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有不同的，或者是重叠的利益所在。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拥有同样的战略利益的话，我们是能够携手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因此，并不是说我们希望中国和美国之间要进行合作，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之间的合作能够阻止平壤出现一些挑衅性的行为。因为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对于北京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对于我们而言对于美国一个方面可能会来进行更多的部署，另外对于韩国、日本他们也会在自己的国家进行这样的部署，我们也看到了在过去几年当中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希望朝鲜不要如此的好战。

伊朗是另外一个非常令大家关注的热点，因为对于美国而言，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在进行统一的禁运，它造成了很好的结果。同时中国也冻结了在伊朗石油行业的业务投资。这个方面而言，美国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举措，既然中国的企业愿意牺牲自己在伊朗的投资，那么我们也希望对于美国来说也能够做出一些相应的，比较好的举措。

但是，为了使得这样的方法能够奏效，我认为对于美国而言，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的投资进入到美国的石油行业，因为既然中国的企业牺牲了在伊朗的利益，那么我们觉得非常合理一点的是我们希望美国也应该能接受中国的石油企业进入美国的油气行业。

最后，我们希望来讨论一下双边的问题，比如说有关的贸易、投资、军队对军队的关系，以及各个国家国民之间的互访和交流。在这里我稍微跟大家提起一下有关军事方面的交流。我觉得我们双方之间的军队其实他们在有关的各个国家的国别和安全方面做出决策的过程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我觉得我们双方都不应该出现敌对的情况。如果军队出现敌对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方面的困难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国家可能会充分的利用另外一个国家敌对的行为和有关军事上的部署作为增加自己军事部署的理由，而之后可能双边国家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多了。所以我觉得最好一点是我们能够在双方国家军队之间合作和交流，希望能够互相的参与彼此的军事演习等等。这样的话随着我国国民互相了解，而且也了解到了其他的国家军事方面的专业的行为，可能我们就很少会像过去那样对对方进行妖魔化的描述。或者是偏执的态度去解释对方的行为。

所以我想在这里做一下总结，我相信对于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他们是致力于构建两国之间非常积极正面的关系。他们在加州的会议也充分的展示了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在媒体方面也不断的描述在中国之间出现了竞争，他们这种描述并不是错误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描述不是平衡的。所以我希望人们的认知一个方面会影响到现实，比如说对于西方的分析家他们会把奥巴马总统不能够参加 AS 会议，APEC 会议认为是中方获得的胜利，我觉得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分析专家，他们又认为其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于双方来说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我相信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我们应该能够超越这种非常肤浅的诠释，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中美两国行为他们是有着非常友好的涵义的。

实际上我相信对于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应该是来对于双方互利的，而不是相互之间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双方国家在亚洲，在整个国家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的合作关系。接下来我非常期待着陶然主任给大家进行评论，也希望大家有问题或者是有评论的话可以随着提出来，谢谢各位。

陶然：谢谢你杰佛里·贝德，非常感谢你精彩的发言，虽然比较简短，但是我们接下来有时间可以让大家提出问题。从刚才的发言中我们提出了很多的东西，接下来我们的听

众可以提出问题。提问题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简短。一次不能提出超过三个问题，如果您希望直接回答，是吗？我希望能够直接回答问题，哪位提问的话，可以先举手，你们可以提出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提问：下午好，非常感谢您的发言，非常的精彩。我是来自于比利时，在这里我听到了您提到了很多强国与强国的关系，我的问题比较简单，您觉得是否我们需要新型的强国与强国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方便中美两国之间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是不是您是指现在这种合作方式不合适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改变。

杰佛里·贝德：一种新的强国之间的合作模式，之前是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但是在中美战略对话会议当中提到的，大概是在 2011 年，2012 年的时候提出来的。习近平主席之后也借用了这样的说法。对于美国，我们也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我们使用了同样的语言，他是指什么，他的宗旨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解释这个词语的时候，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的理念是非常的简洁明了的，他们借鉴了历史。因为我们要以史为鉴，我们知道历史上也提到了一些崛起的力量和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也充分的参与到了国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他们提到了关于永久的强权和企业之间的强权之间会有冲突，当然并不总是如此。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所强调的要点是对于一种新型的强权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和以前的不一样，因为有既有的强国，还有一些崛起的强国，他们之间总是会形成敌对的关系。比如说对于英国和德国在 1914 年的时候，比如说日本、德国、美国和西欧。1939 年对于在历史上你可以找到无数的这样的新兴国家和以往的强国之间的矛盾。比如说 19 世纪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这里有很多的理由大家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对中美之间你们可以拥有非常深入的合作。

首先我先提一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独立性。这和我之前的发言是相关的。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提到比如说核能方面对于美国和前苏联他们都有核武器，他们都从来不按核武器的按钮，因为大家知道，一旦按了核武器的按钮，那么文明就不存在了。其实核武器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它的益处在于我们能够来牵制别的国家。在过去的 60 年当中一直

是如此，我们通过核武器来牵制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大家看一下美国和中国在历史上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因为对于两国人民来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发生战争，不要来发生很大的，大规模的杀伤的情况。

换句话说，在这个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涵义，而且也有一些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展示这种新型合作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两国之间的领导人正是这么做的。那么在之前王义在华盛顿的时候给大家进行了解释，他解释了这样的新型合作关系是什么样的。但是在回答您的问题的时候，我必须说可能我所描述的情节可能有一些比较模糊，但是我在这必须回顾一下王义当时所提到的，他提到了其实在整个关系当中我们相信中美之间会继续求同存异，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应该允许这样的理念和精神能够继续存在，能够来影响我们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不断的提出挑战，谢谢您的问题。

提问：谢谢您，我叫做张彦彬，我是清华大学的助教，在这里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的人，有一些担心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问题。我觉得还有很多人他们所担心的是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占有垄断的地位。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相信这其实是现在国际货币体系最根本的缺点，造成了有关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还是处于危机当中，我不知道就此您能否给我们提一下美元的未来，比如说五年，十年以后美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来支持美元的体制，我是说美元在全球的体制。另外我想了解一下美国人的看法，你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杰佛里·贝德：首先，我必须说我在那里所发表的这些意见，大家可能之后都应该打一点折扣，因为现在的情况使得你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只是就现在而言是适用的。因为对于现在的国际货币储备，我们要考虑一下，对于国际上的投资者，他们在历史上是有很大的信心的。他们的信心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美元的价值，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主要是看到了美国的比如说经济系统，货币系统的稳定性，所以使得投资者对于美国国债非常有信心。

因为美国经济发展速度还可以，也没有很高的通胀。对于各个国家的投资人，他们也进行了货币的投资，那么中国也持有美国很多的国债。他们相信美元作为一种货币是安全的，同时，美国国债也能够带来非常不错的投资收益率。

而现在对于华盛顿的立法者，他们正在响应规则的制定我们希望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很好的谈判，以便能够避免出现违约的风险。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问题，那么以及像刚才的这些原因。我相信我们总统也是在很多的讨论中，比如说他的观点。那么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支持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出现稳步的增长。那么，包括张议长也是最后敦促国会能够投票，最后做出决定。因为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我们遇到的困难。现在我们应该看到会很快的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的出现，我相信因为美国政治各个方面也在合作过程中，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来进行努力。那么谈到了人民币的相关国际化的问题，一般的见解是说包括一些专家说人民币已经成为贸易当中主要的货币。作为国际结算的主要的货币，作为贸易结算的这样的一种主要的货币有很多的国家和中国签订了相关的关系和协议。那么在国际贸易结算当中使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比如说像和新西兰等等这些大家知道的，包括东南亚的国家。中国在这个方面还有很长的努力，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才能使得人民币成为一种更加国际化的货币。当然这个过程也不会很快。我们看欧元，几年前有一些人认为欧元是一种储备货币了。可以和美国进行对抗，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人持有欧元的储备，因为他们觉得可以有一定的对冲的保值效果。从政治角度出发的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在欧洲出现了欧元区的危机之后，有很多人对欧元的信心丧失了，包括在南欧这些地区还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看美国，包括美国地区的经济人士，包括美国美联储的主席都表示美元会进一步成为我们在国际贸易主要的货币，包括像中国银行行业也说过 1.3 万亿的美国国债应该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经过了综合的考虑之后的比较稳妥的解决的办法。当然，行长先生也表示，我们希望能找到可以替代美元的其他的选择，像提款权等等这些东西。当然这是很好的设计。那么我想在将来中国的经济不断的壮大应该和欧元、美元、日元一样成为国

际上主要的交易货币。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想，明天就实现的。我相信美国现在的话在国际贸易当中美元仍然是主要的货币。

提问：我想问的几个问题，有一些中国人认为在将来的话，中国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像大坝的建设，我不知道美国对于中国的这样的建设有什么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个人的看法，像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在大坝的建设，水利工程等有什么样想法吗，和美国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关系，像泰国修建大坝。

杰佛里·贝德：实际上我们对于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修建大坝有时间样的意见，你是说现在，是吧？告诉我具体的项目什么情况，可以吗？

提问：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说在马来西亚的能源相关的一些脆弱的问题。

杰佛里·贝德：我想可能在一些领域当中，在能源方面可能会和美国形成竞争的马六甲海峡，我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想法是在亚洲当然是货物贸易畅通无阻，是必须要保证的。但是，在全球变暖方面有很多的讨论了，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在能源的合作方面，也有很多的合作，比如说从欧洲到中国这样的相关的管道，能源的通道等等，北部路线应该是中央的选择，我并没有看到有什么样原因，作为一个理由反对货物的流动。如果说从环境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和泰国有关的，泰国政府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应对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对于马六甲这样的问题，有很多的探讨和讨论。在真正的情况下，我相信应该还会有其他的路线从欧洲到亚洲的，比如说刚刚谈到了北部路线，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我们可以通过相应的替代选择来替代马六甲的通道。

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还是要重点，我相信中国还是比较依赖于像海湾地区，像中亚的能源，以便能够保证能源的安全，在任何地方起到冲突的情况下，保证安全能源的供应和稳定。在中国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可能有比这些货物的运输更需要担忧的问题。但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开发，发展像建设销售管道和中央的管道，天气管道等等的项目，使得进口中国的能源进一步的多样化，这样的话可能又是中国的将来，其他的通道当中出现诸

多的情况下保证能源的供应的安全。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相信会有这样工作的推动。当然，解决能源的安全也是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需要解决的挑战。

比如说以中东为例，有一些问题回答起来可能会为时过早，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我相信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中国和美国就是对手或者是怎么样。在海湾地区来讲的话，我们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的合作，美国进一步来维持这样地区的稳定的目标的实现。那么中国通过能源的多样化的这样一种战略和工作也是对安全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个人认为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通过上述的观点来进行回答。那么另外的话，中国能源安全变大，变强之后，美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不，中国的能源安全加强了，美国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中国的能源安全进一步的加强的话，我们相信中国会有更多的精力加强对于能源和资源等等的资源的保护。

提问：杰佛里·贝德博士你好，我是财经杂志的编辑。您提到了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包括中亚来讲，美国不会很容易的从西亚走开。美国重返亚洲也不会很容易，也不会很快。您觉得美国重返亚洲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能够有助于地区的平衡，包括像特里国务卿讲的观点，您怎么评价？因为他对于地区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

杰佛里·贝德：我们的挑战中东在内，包括亚洲在内，我们美国有着相关的政策，非常重视，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把重点只放再一个方面。我相信重新的平衡市完全可以实现的，我是有信心的。奥巴马政府，我们内部讨论过重新调整，重新平衡这个词。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在阿富汗之后。我们希望比如说深圳和伊朗这样的交往当中，我们都看到了美国平衡对这样的战略，美国需要在以现有的资源，保持经济等等的相关存在基础之上，达到这样平衡。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在亚洲，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在亚洲的学习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增进团结亚洲当中，中国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说所谓的重新平衡的意思，这有很多的不同方面的因素组成的。

我们不担心伊朗的核问题了，只是其他的，包括像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现在的很多问题需要进行解决。比如说对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朗的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做到。但是现在我们确实希望能够来进行亚洲的重返，来进行一些对话。我们接着也要来不断的进行一些会议，那么也会在亚洲部署更多的活动。因为对于中东总是报纸的头条。总是我们关注焦点，我们在进行平衡的时候，要分清楚哪些是非常棘手的，非常重要的。哪些的重要性稍低一些，具体优先的排序。有的问题我们也许暂时不考虑，但是对于亚洲的事物来说总是非常重要，我并不是说其他的国家不重要，而是说我们意识到了亚洲对于未来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有的区域总是造成问题，而对于亚洲总是出现持续不断的成功。

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当时离开了政府部门，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出现了因为比如说在美国，大家可能会意识到有一些棘手的问题，这就好象是打篮球，踢足球，因为奥巴马本人喜欢打篮球，现在的策略有一点像打篮球的规则了。

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了重点是在亚洲而不是在原来的地方，我们进行重新的平衡。也许我们有两堆筹码都是同样的，但是你意识到这一堆筹码可能更重要，你把别的筹码加在了这堆当中，但是其他的还是存在的，但是这堆更重要了，我只是做了一下比喻，我希望这个理论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也了解到了你问问题的要点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要解决问题可能我们每天都要来考虑我们的精力有限，但是总是出现了叙利亚、中东、伊朗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进行全力的应对和关系。但是一天只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所要求的，我们希望这其中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可以这么做，比如说日程安排上，在一些安排上必须做一些折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相信对于重要的大国，我们必须要走出来，来继续展示我们对于哪些非常重要的，还有紧急的事情是非常关注的。

提问：下午好杰佛里·贝德先生。在这里我非常感兴趣，我想了解一下之前您是担任过国家委员会的主任，您为什么不在那了呢，是奥巴马总统不再聘用你了呢？还是。

杰佛里·贝德：对于奥巴马当总统，我 2009 年的时候为他服务，但是我很抱歉，我当时已经 63 岁了，这个工作的压力其实非常大，是一份很残忍的工作。这个岗位所面临的压力和其他的方面要求非常高。也可能必须连续工作很长的时间，我必须坦白的说，对于我而言我要应对这样的压力的能力，因为我觉得最好是 45 岁的时候，而不是 63 岁高龄还去做。

其实我相信大家随着年龄增加会有同样的发现。但是我已经 63 岁了，我离开了政府，我其实在 2006 年的时候就为奥巴马进行合作了，我觉得他能力很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到中美关系构建当中，我也希望他能够再次的当选。

而对于我而言，我也希望奥巴马总统对于中国的政策可以脚踏实地的去实行，我希望他采取的是正确的方法。但是我们回顾 1980 年里根总统就职，后来克林顿总统就职，小布什总统也就职了，我希望他们错误的做法，在奥巴马身上能够得到纠正。

因此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流转中美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加入到了他的政府当中，我之后也不断的为白宫工作。之前我也为其他的政党进行过工作，2011 年的时候，胡锦涛主席访问了美国，我当时参加了会晤。但是这次会议应该是我所参与的最后一次非常成功的，非常重要的活动了。那么之后我就离开了白宫。因为我当时必须要来展望一下我的未来，我觉得我最好是离开，之后海啸和福岛的灾难都发生了，这是 2011 年 3 月份的时候发生的。我觉得要应对这样的影响确实非常困难的。之后这些局面得到了控制，我见到了总统，我告诉他我应该离开了，因为现在局势实在是太复杂了。那么，对于总统来说，他当时告诉我我非常高兴如果你能够继续的留下来帮我的话，可是，当时我必须坦率的说，我必须要考虑到我的高龄，我已经为美国政府工作了 30 年之久，现在美国政府当然知道了，又停摆了，所以他的公务员现在也得不到任何的收入，停薪了。我在美国政府工作其实并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处于职责和自豪感，因为我从事的是公共服务，这是我为什么为美国政府进行工作，我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非常满意。但是现在我已经是 65 岁了，可是这之前一直是领薪水的，现在突然停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退休呢。

因此，我一个方面觉得确实是上了年纪了，另外现在的挑战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这一切也造就了一个政府，政府应该在这个时候采取一些不同的做法。我在奥巴马当政工作了两年半的时候，这是我一生当中非常兴奋的一段时间，我如果再年轻一些我会为他再工作一段时间的。

提问：我是毕业于匹茨堡大学，这之前您提到了中美之间合作的关系，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怎么样来看待中美两国之间所出现的分歧，在接下来的十到十五年您怎么展望这两个国家之间会出现哪些分歧呢？您觉得对于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会有哪些亮点呢？

杰佛里·贝德：谢谢您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主要的摩擦，是会出现的，如果大家展望一下对于亚太地区，那么我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之前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所以我看到了亚太地区是有一些主要的问题，之后我在政府工作，我们所强调的是全球合作。我们所考虑的是比如说包括伊朗的问题，朝鲜的问题，另外也涉及到了全球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方面的控制问题，还有苏丹、阿富汗等的问题。

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当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中美两国之间进行合作，因为这些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了大规模的杀伤武器的控制问题，还有恐怖主义问题，有关的大规模的犯罪问题都需要全球的合作，所以过去的两年半当中我发现了对于一些初步的形成的问题，是在整个区域性出现的。比如说涉及到中国的南海问题，中国的东海问题，涉及到了比如说北朝鲜，这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主要是这三个问题，另外对于台湾的问题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进行了很好的处理，我觉得我们用不着担心台湾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如果我们回顾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方面，可能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也意识到了这个地区其他的国家对于一些不安，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不安的心理。因此在此阶段我们看到了这样问题其实是比较微小的。我们之前也提到了，比如说中国了东海，如果大家看一下谷歌地图的话，大家会看到，其实现在

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造成争端的问题了。因为对于日本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在四十年，五十年之后没有人会注意到的，这些问题会自动的消失的。

那么，其实这只是涉及到了几块礁石在海里面出现了，造成了重大的争端，但是几十年之后会消失的，就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和我们的邻居有很好的关系。但是，有一棵熟的枝叶可能超过了篱笆进入到了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院子里造成了一片阴影，我们对此不太关注，但是如果在我和我的邻居之间关系不好了，可能我们争吵了，突然之间这棵树就变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雇佣律师，他们也会雇律师，我们也许会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偷偷的把树枝锯掉，现在这不仅仅是一棵树的问题，他们关心的也不是树，这里是关系到我们和邻居之间的整体的关系问题。我们这里接口是这棵树，但是树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因为对于全球的，比如说气候变暖，随着海平面上升这样等等，对于礁石来讲就消失了。对于中国和日本把它当作了非常重要的争端。

我对于中国的南海问题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已经存在三四十年了，大家对此不再关心，仅仅是几年之前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的南海问题了。我们知道现在出现了争端。但是问题是我们解决争端应该本着什么样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是否自己可以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出现了问题，我们之后怎么处理呢？

比如说以南海问题为例，实际上我们谈到了南海有资源怎么怎么样的，有很多的预估，比如说是天然气什么的过去的含量比较高。那么石油公司，所说是极少的地方开采石油和天然气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有很多的企业在那里没有成功，而且我们看到页岩气是够便宜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各个方面，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主权。这跟刚刚我举的那个树的例子是一样的，和我刚才举的礁石例子是一样的，这边是你的，这边是我的，实际上很多年前，或者是说很多年之后我们更不会在乎，就是几块礁石，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是藏在我们背后的问题是关系如何处理。我相信中国也是提供了很好的办法，是共同开发，我觉得共同开发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方

式在结果这些问题方面。首先是我们的领土问题，主权问题，这个是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妥协的，而且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解决。这是很难的问题，这是主权的问题。

当然，我们要同意，我们可以搁置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同意我们不会在这里，任何人不会修建任何的东西，盖任何的楼。但是谈到了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有这种专属经济区，我们可以共同合作进行开发，这是对于资源，这是中国提出的这样的共同开发的原理的原因所在。我们在共同开发的情况下，因为资源不是说在你的国家之内，可能就横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这是有可能的，首先是主权问题，我们可以放在一边来进行共同的资源的开发。就是把能源，把相关的问题搁置。我觉得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这个搁置争议的办法，实际上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也是很好的解决方式，也是合理的解决方式。

那么谈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应该来讲对于岛屿的争端，我们实际上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紧张的情况，中国、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汶莱、菲律宾，他们都知道这就呈现出冲突，或者说是说以小岛作为冲突的这样一个原因，实际上是不值得的。那么我都明白。当然，韩国，尤其是朝鲜的话还是比较强硬。那么在谈到中国、日本、韩国的关系的时候。对于有一个战略性的问题需要重视起来，接下十年当中，中日韩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具体当中出现了很好的发展。可是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极大的问题和裂痕。当然，另外一个是中日关系的问题，我了解中日关系现在的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想在接下来的这几十年当中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加强中日之间的关系。

我并不是说对于所有的问题都很悲观的，但是，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当中看到问题的趋势，我是不安的，特别是很多的情况下都是由本地区的上升的国家主义的趋势有关的。有一些国家主义的强硬派，在这些问题上挑起争端，那么也不愿意和其他的国家有进行和解的态度，比如说像日本，日本和中国，日本和韩国，那么这些出现了非常大的紧张的趋势。我相信实际上日本对于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几十年前的侵略和占领，实际上给这些地区的人们心中留下了非常大的阴影，这和历史问题是息息相关的。现在的话，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些日本国内的政治家也是利用一些问题来提升自己的人气。那么，也影响到了两国的关

系。那么，我们知道连任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他当时采取了比较强的态度对待朝鲜。那么和日本之间关于竹岛和独岛的问题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这是我们看到的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发现的问题和情况。那么当然，所以说在这个地区出现情况的，包括强硬的政治家和路线，使我感到非常的不安。

陶然：我想说几句，您刚刚谈到了共同开发的问题，共同开发南海的资源，天然气，石油的问题，有一些人对于相关的储量进行了预估等等的这些。感谢您在这个方面的观点，下面一位。

提问：我试了好几次才得到话筒，感谢有这个机会提出问题。你是一个非常睿智的顾问，我的问题是来自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我是那里的一位老师。我还是用中文吧，这些我更清楚一些。

您刚才把改善中美关系的后棒放在奥巴马总统身上，在我看来总统是有任期的，中美关系没有任期，请您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展望一下美国这么多总统在任上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总统在任的时候，中美关系比较好，可以得到改善，有一些总统，刚才您提到了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中美关系会不太好，这是总统个人的领导能力还是说总统以外的其他的更重要的力量起这个作用，谢谢。

杰佛里·贝德：我想我们的好消息是从尼克松总统开始，过去已经六七个总统了，实际上他们的看法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是一致的。无论是在竞选过程中说了什么，那么，他们执政之后，实际上他们都是对于推动中美之间的关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所以无论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或者是说竞选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表态，实际上在这些总统执政之后，中美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那么，在我过去在白宫工作的时间当中，实际上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对于共和党的话，对于我们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微词，我们观点基本上趋于相同。对于总统来说他做抉择，决定，特别是外交政策，对华政策当中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这不

是说总统可以为所欲为，他还是有很多的约束的。在政治体系当中，是对于美国的总统，他所走的多远是有很强的约束，我们的国会和议会在很多在这个方面发表他们的决定的声音是非常强的。对于之间的贸易和外国的贸易之间，当然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总统上来讲有美国总统，实际上的话，当我们每天，如果到白宫的团队去看的话，实际上我们的决策并不是自动生成的，也有可能是这个方向上，也有可能是那个方向上，总统是谁并没有太大的作用。那么，我们中美关系的总体路线的话是说无论是哪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当然已经到了第二任期，我们在过去的关系当中，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中国采取过非常极端的政策。

所以说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方面也是如此，非常重视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和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无论是我们看到在加利福尼亚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出席谈的气氛也非常好。当然，我们在任何两国之间，任何关系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中美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总统的话都会采取这种提出更加好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种态度，而不会破坏这样的一种关系的发展。所以我的乐观并不是说我们就在所在的问题都是一致的，没有分歧的，不是的，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实际上都是和中国的同事进行沟通，要有相关的联络和沟通，共同的来探讨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不明白问题是什么样的状况的情况下就对问题做出解决，所以讨论是必要的。

提问：我是来自于美国之音的，我想刚才您谈到了新华社有报道，我们在美国政府包括像政治体系的问题，美国对于这些声音不太好。也是提出我们不能走美国的老路子，不能走美国的世界秩序，我们应该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这是我看到很多的一些中国国内的媒体。那么，而且中国的媒体也报道了说美国的政府一部分的停摆也是体现出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杰佛里·贝德：对于美国政府的关门，也有美国国债上限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是不太体面的。这应该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太体面的章节，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们之前也有过政府的关门，而且这样的停摆总是会反应出比如说我们系统在正常的运作当中会出现

一些间歇性的终止，我们也必须要来非常严肃的讨论国家上限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事情，如果违约的话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素的，谨慎的人们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实际上现在我们出现了这种停摆的情形。而且也使得有关的总统和国会的各个官员他们正在进行相应的协商，希望能够恢复。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低估这样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对于新华来讲，你们提到了这件事是不体面的，我也是同意的，我不希望和你们对峙，我同意各这一点，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最终会得到解决，对此事我有 99.99% 的自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必须说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我们系统一个运作不灵的情况，非常遗憾。所以对于国际系统来讲，他们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在 1945 年之后在美国领导人的指导之下所建立的，是不是一个美国式的系统呢？其实我觉得这是由主要的各个国家，比如说包括了联合国，进行协商，还有五个大国一块儿协商制造出来的。他们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务委成员国，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因此，你们也是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但是同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之后我们的想法是占了上风。所以之后的话，中国也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所以我必须说完，这趋势是在丘吉尔， FDI 和斯大林之间所进行的谈判的结果。当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是一个体系，但是并不是美国的体系。因为斯大林和，丘吉尔和其他的领导都参与了，还有这是由美国所领导的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等等。由美国领导的系统我觉得是自豪的，我觉得不应该把他们叫做美国的体系，我觉得这应该是美国化的系统。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有办法，你们明天能够建立起一个系统，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这是冯新海的引语，他提到了中国是不会对现有的体系打破了，中国也希望，并且已经从这个体系当中获益匪浅了。所以我觉得冯博士说的对的，其他人也应该有这个想法，但不是说这个体系是永远存在的，是固有的。

我记得之前周小川提到了未来的体系，在未来的体系当中美元并不是所使用的常用货币。但是对于我来说或者是其他人来说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做不了。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从 1940 年来一直使用的这个体系遗传下去。对于尼克松总统其实他把这个体系打破了。他停止这个体系，他当时说我们不能让美元来进行固定的汇率，所以这其

实是整个布雷顿体系的基础，它被打破了，而且这样的体系其实是奏效的，对于这样的体系他们应该是得到变化的。对于奥巴马总统他也提到了，中国是一个国际体系当中重要的参与者，而且中国应该是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这种体系应该变得更强大。而中国在这个方面要考虑清楚，是否你们要起着领导的作用。也许对于中国来讲，你们可能长期来说是如此，但是这个长期是指很久以后，对于管理全球体系的执者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的，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们用不着现在就承担这个重责。

因此，我觉得我们非常高兴中美两国之间不断的合作，不断的发展壮大。其实这并不像是你有一个玩具，你不喜欢的时候可以扔出去。这是说我们国际的体系，不是说你不喜欢的时候可以打破它，问题实在太多了。

提问：我觉得为了成为一个负有职责的大国，对于中国而言你们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的体系当中，之前的问题提到了这个体系。对于杰佛里·贝德先生，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中国是不是能够来比如说积极的来参与到这样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种非干预的原则能够得到实施，比如说涉及到了国外的企业的胡做乱做，能不能秉承非干预的原则。

杰佛里·贝德：是的，我也回答您这个问题，应该提出几点，首先如果大家回顾一下，1978年的中国，那么这是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做了一项非常睿智的决定。要参与到全球当中，要参与到国际组织当中。希望能够参与到最基本的全球的体系当中，这是当时中国所做出的决定。那么也参与到了比如说WTO和参与到了世行和有关的大国武器这样的一些协约和公约当中，而且也确实实施了，这是真实的。换句话说中国承担了一些职责，并且签署了一些协议，并且包括核武器的非扩散协议等等。

同时也积极参与到了有关的一些涉及到了核武器的交易方面的限制，条约当中，这之后中国也越来越多的支持一些比如说国际非扩散的机制当中。这是从30年前中国就这么做了，另外中国也参与到了世贸组织当中，而且也征求了WTO各个方面的要求。加入了国际的组织当中，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你们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来接受了这样的

条约，从历史上来说大家知道对于中国你们是古老帝国的中心。而且你们也有着自己的国别方面的意识和想法。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你们也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但是，有一些领域，我觉得中国能够做得更多，必须做得更多以便能够更好的符合国际条约的规定。比如说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做得很糟糕，尤其是涉及到了有关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在这里我就这样的一些表现并不是要来批评，我只是希望在这里就中国的表现做一些客观的评判。比如说有关的海事法，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来限制中国，比如说在南海方面的一些决策。在这个方面出现了很多的争议。人们争议中国是否在这个方面很好的履行了海事法的规定，再看看非洲，非洲的情况更复杂了，比如说有人提到了中国对于非洲有很多的大项目的投资。但是 OECD，其实中国并不是一个其中的成员。但是对于 OECD 的成员，他们其实没有做好准备能够接纳中国。所以，对于 OECD 的成员的一些标准来说，中国现在还没有达到资格，现在中国还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可是这不是国际法律的要求，而是说有一些指导原则甚至是到了一些像是对于非洲所做出投资，也许是强制性的，但是中国还不是成员，所以对中国不是强制性的。我在这里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来进行合规，能够符合 OECD 的标准。同时也希望中国能够来符合一些比如说金融机构对于出口方面的要求，因为这些体系其实是之前就已经创建起来了。所以这些标准我认为应该是非常的明智的。对于中国而言，你们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你们还是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行事。但是我对于接下来一代的中国人，你们希望也能够被纳入到 OECD 这样的组织当中，你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规则来进行。之后你们才能够真正融入到国际机构当中。

陶然：问题实在太多了，我们的时间已经超时了。

提问：我一个独立的咨询专家，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习近平主席的。那么在 APEC 当中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一些有关的计划。您觉得他的计划是一般性的，是不是能够有助于比如说欧洲的恢复。习近平主席提到了他在银行和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在欧

洲是吧，在什么地方，在Apak会议当中提出来的。你指习近平的创意希望能够建立起亚洲基础设施银行。

杰佛里·贝德：是的，我看到了标题，但是没有看到具体倡议的细节是什么？他提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银行，抱歉我没有看到细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细节不是很清楚，我不是很肯定世界银行是借款人吗？实际上世界银行好像是一个机构一样。实际上在借款的角度来讲的话，世界银行要有自己的标准，那么他也有自己的相关的基础上的要求。作为主要的一个国际上的借款人来讲的话，就有国际上的金融的机构来讲的话，那么这些银行，美国银行，包括这些个跨国银行都是主要的借款人，那么，我不是很清楚习主席的建议具体是什么，所以不能有太多的评价了。但是实际上我想可能还是解决应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实际开发当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创造出这种新投资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话会有吸引更多的银行借款给他们。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中国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替代的办法，是吧？可能也有帮助到的。

陶然：下面最后一个问题，那位。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我的问题想回到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那么我是来自于菲律宾，我知道国家主义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当然实际上我的祖父是中国来的，是中国华侨，我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实际上他们到菲律宾的时候也遭到了相关的排斥的态度，您觉得国家主义在全世界秩序发展过程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我想写一篇有关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文章。当然，这样的问题非常重要了。

杰佛里·贝德：实际上的话，20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在国家解放当中发挥了很多的作用。当然在实际当中也是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可能发生很多的战争，很多人因此丧命，这是负面影响。实际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也不可能一句话简单的概括了，实际上民族主义是一种相当于像194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历史的状况，现在情况已经大不同了，我们的新世界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方式，实际上和20世纪早期之前的这些民族主义来讲，现在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是

大家都知道的。当时很多民族主义是促进了革命等等。所以当然对于大家来讲你们可能更为了解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可能更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曾经，比如说现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在（卡达哈尔音）沙漠当中还能够沟通，我当时打电话给我太太，给我朋友看谷歌的图片，我给一个朋友看阿姆斯特丹的道路，当时的话大家看到了这样的地图。阿姆斯特丹谷歌地图。所以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个经典的，传统的做法。但是实际上我并不觉得这样的一些问题有什么样的统一的解决办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技术，像手机、网络几年前我们是想不到的，实际上这些新的技术应该会想到我们人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的通信已经逐渐的加强，这样的话在很多年前，人的观念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联合的，民族主义因此兴起。现在的话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主义出现新的表现和表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们只能进行客观的观察，作为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美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反思的阶段。应该客观的来考虑。美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比如说像伊拉克战争的问题。实际上的话，美国国内有很多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看法。这是实际的现实，不可能说派军队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美国的爱国主义的话，还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还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内涵。所以美国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应该比较低的，而且达到了历史上比较低的程度。我们可以看看叙利亚的情况，奥巴马的态度，我们就可以证实我说的这一点。就是说包括像对于叙利亚的核、化学武器，用兵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态度。也许我们对于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的解答可以通过我们不断的观察来获得。

陶然：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我相信杰佛里·贝德不太有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他刚才精彩的演讲和回答，谢谢。